

序章——「再生」(Regeneration)

0-1

機械的運轉聲響依然不絕於耳，而少女的工作也不會這麼簡單地結束。

大量構造看似複雜費解的儀器與裝置們，正馬不停蹄地努力工作著；他們在工作時所發出有規律的聲響，在偌大的空間中產生更為沉悶且悠遠的迴響。

「黑霧，給我下一次連結的空白角色成員空間。」

啜了一口桌上的有糖咖啡，藍髮女子獨自一人面對巨大的螢幕發號施令。

「作為唯一的系統管理員的您，我覺得這樣的做法可能有違反『干涉協定』的疑慮。」

即便面對有著極位人性化的語音的智慧化管理系統，少女仍相當不以為意地將自己的雙腳直接跨到主控台面板上，並再次鄭重地重申了一次她的請求。

以執行順序所帶來的效力來說，這位少女的命令必然是最優先，也不得被忽略的；眼前名為黑霧的個性化系統，似乎也因為無法違背自身被設計的目的，而被迫按照少女的請求，安排了她能夠直接參與下一次連結活動的權限。

職務上，黑霧可以說是被少女授權親自管理著整座設施內，數之不盡的大型伺服器與精密設備；乍聽之下似乎擁有相當驚人的權力，但是它依然無法逾矩自己的造物主的任何命令。

縱使在判斷上，黑霧自身確實認為少女這樣的行動實在是有些輕浮了些。

不過，要是不輕浮的話，或許就不像這個少女的行事風格了吧。

「那麼，請容許我在這裡提醒您……」

「我知道，」自信滿滿的少女，滾動著自己柔亮的雙眼，一面捲著自己馬尾上的一搓頭髮，一面複誦著她自己所設計的四大系統協定的主要精神：

「總而言之，『以連結的目標世界的繁榮為目的，同時秉持著中立協助者的角色』，對吧？我知道我自己在做甚麼，更何況，包含妳在內，這整個設施的一切都是我自己設計與建造的呢，我怎麼可能忘記自己的初衷呢。」

少女起身，拍一拍裙襬上餅乾屑，吃掉了桌上的最後一塊餅乾，而在自己的思緒中，也同時閃過了一個讓她自己感覺有點有趣的事情：

「換句話說……我根本就是在和自己說話的意思吧，呵。」

黑霧沒有對少女彷彿自嘲般的結論發表任何的看法。少女套上了她最常穿的水藍色外套，帶著輕鬆而自在的步履，走向傳送門的方向。

不過在少女決定要親自參與這次的重要「連結」前，她也已經整理並得出了上一次的連結的達成率。

說到達成率，少女原本上揚的嘴角不由地如同那曖昧的比例般沉了下去：

「嗯……看來往後的路還很長呢。」

但是在下一秒，一個轉念，又再度讓她的心情恢復了應有的良好狀態，只因為她知道，要是這個系統與設施地建造目的有那麼容易且簡單達成的話，那麼也用不著她這般大興土木與千方百計地做到這種規模了。

0-2

科技與鍊金術之間的關聯性，就有如孿生姊妹一般；彼此之間雖然不能說是在時間軸上直接的承上啟下關係，但是說是理性思考的代表性概念的話，或許可以將之歸納為相同的領域。

而科技的最早發現，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

「那麼，魔法呢？魔法可以怎麼分類呢？還有什麼時候開始有魔法的呢……嗯，奇怪，書裡頭似乎沒提到耶，這麼重要的事情竟然會遺漏，不行呀，這樣反而讓人更加好奇了。」

躺在床上，正趴著看書的年輕女子，似乎有著很多問題想問的樣子。

不過望向整個空蕩蕩的房間，似乎沒有甚麼合適的對象可以徐問的樣子，更不要說找到對魔法熟識的人了。

這位有著一頭綠色的靈巧短髮的女孩，自小就是生長在這個相當淳樸的商業小鎮中；而這個小鎮，有著相當數條健康的商路經過，並以能夠航行於沙地上的木造船隻，「沙航船」，與外界通聯著。

但是書畢竟不是人，可能沒有辦法立即給這個女子指點迷津，但是她還是將從書上所讀到的疑惑，一五一十地另外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並希望可以有一日遇上一個為她解惑的人。

「夏莉，又在讀書了嗎？還真是相當的認真呢，真不愧是令我感到驕傲的小夏夏呢，以後肯定能夠成為相當優秀的鍊金術士喔！」

「唉呀，母親您也太誇張了啦，我就只是有些想知道的事情而已啦，而且再說，我也想做些除了打掃街坊的工作以外，更轟轟烈烈的『偉大工作』的說。」

在夏莉的母親認為，她所疼愛的女兒的口中所說的「偉大工作」，應該就是唯有利用鍊金術才能達成的厲害工作吧。

一手遮著耀眼的陽光，從細微的指縫中望向晴朗天空上頭太陽的位置，讓她知道現在這個時間應該是差不多可以出發了；夏莉於是迅速地帶上她的斜背包，整理好衣裝，步行前往她平日接收委託與工作的場所。

在這個寬敞的圓頂空間中，可以看到除了夏莉自己以外還有許多其他的人們聚集於此，他們幾乎都是為了找尋有甚麼可以大顯身手的委託而來到這個地方。

有些人可能選擇集體行動來賺取更大的獎勵，但也有些人希望可以自己獨得所有成果而選擇單獨行動。

但是不管方法為何，匯聚在這裡的人們都是為了能夠幫助小鎮的繁榮興盛而出一份心力：

這裡是鎮上居民為了解決鎮務與協助小鎮發展而組成的互助團體的服務中心。

「哇，今天還是一樣人很多呢……感覺大家每天都很有朝氣的說。」

在這個空間中，專門從事魔物狩獵的能手們可以說是大宗，而相關的委託與懸賞也總是從未斷絕過，每天幾乎都有大小不一的任務等待著有興趣的人們自個兒去撕下釘在布告欄上的委託單。

由於鎮外就是荒蕪的沙漠地形，因此潛伏其中的野生怪物也會三不五時地侵擾著商隊；要是沒了這些熱情的討伐隊，那麼要維持商路的順暢或許會成為相當嚴重的問題。

在服務中心內，舉凡取下的任何一張委託單，都一定要拿到中央的環形櫃檯，找經營這個空間的負責人商談詳細的執行內容。

「……嗯，我說夏莉呀，妳確定妳真的能夠身任這個委託嗎？」

古銅色皮膚，一頭亮麗的橘色瀏海被頭巾給往上撩；這個體格相當健壯且高大的男子，一手正端詳著委託單上所敘述的內容，一方面用著並非相當信任的口吻詰問著夏莉。

「喔呦真是的勞大哥，你又不是第一天認識我，憑我的鍊金術手腕這樣的任務絕對可以完美達成的！」

這位被夏莉稱之為勞的男子，知道自己並不是不想相信夏莉那得天獨厚的才能，也明白在整個小鎮內能夠實際運用大鍋操作鍊金術的人，也只有眼前這個笑的燦爛的女子能夠做到而已；只不過呢……

「是說，妳應該還記得上一次我答應妳去幫莉莎奶奶更換她的大門門栓吧？」

夏莉當然記得，那次還差點因為那根不良品，讓整塊厚重的門板要壓傷莉莎奶奶。後來要不是她那位相當值得依賴的好朋友出面協助做了根新品，現在那塊門板可能還躺在地上也說不定。

「還有上上次的藥品的事情？」

「呃，你說的是用的人都一直嘔吐打個不停的那個？……嘿嘿……」

夏莉知道那次似乎是因為採來的藥草搞混了，所以引發了服用者嚴重的過敏現象；雖然他們的病情都恢復得相當不錯，不過過程卻是讓人感到相當煎熬；不管是對當事人還是照顧他們的人來說都一樣。

「然後還有上上上次……」

「好啦好啦好啦，我知道了啦勞大哥，拜託別再說了，所以今天就只要掃掃地就行了吧。」

夏莉拿著掃把離開服務中心，雖然有些不是很甘心，但她還是期許自己可以把今天的任務給順遂完成。

「好啦，今天也鼓足幹勁地上工吧！」

打掃街坊，看似相當稀疏平凡的工作，夏莉卻把它當作修練鍊金術的一環般看待，期許自己不得輕忽。

她有聽說過那些學習武術的人們的一開始的課程也多半像是這樣的感覺：高重複性，感覺相當無聊又很消磨精神。

「但是這就是所謂的『基本功』！雖然鍊金術不用打打殺殺的，但是基本的心態還是要正面，然後堅韌！」

夏莉一面分析著手邊這份工作對她而言的意義，一面勤快地揮動手中的掃帚。

這根掃帚，在這之前已經陪著她掃過了鎮上大大小小的街道，同時也是她的夢想起點的象徵。

遙望著蔚藍的晴空，幾朵慵懶的白雲慢慢地飄過，夏莉很想知道在那裏，自己的小鎮究竟會看起來怎麼樣呢？如果只是用想像的話，除了什麼東西可能看起來都小小的感覺以外，夏莉似乎不知道還有甚麼比較實際能夠想到的感覺了。

在書裡，夏莉有讀到藉由魔法的力量可以讓人輕易地投奔無垠無際的天空的方法，但是到目前為止，她還真沒有見過能夠真正使用魔法的人存在。就算是書上，也只提到了這樣的可能性與情形，並沒有針對如何做到進行詳細的說明或介紹。

「不知道鍊金術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夏莉看著在天空上自由自在飛行的鳥兒，不覺手邊的動作也慢慢地停了下來。只因為她注意到在那鳥群中，似乎有一隻的身形特別大的樣子，而且如果她沒有看錯的話，那體型還有逐漸膨脹的情形。

如果再看久些的話，可能就會開始察覺那東西似乎不是自體膨脹，而是朝她逐漸飛來！

「噗啊！」

等她會意過來事情不太妙的同時，飛行物體已經準確地砸重她毫無防備的胸脯前。

就在夏莉以為自己難逃死劫的時候，她忽然發覺這股撞擊力道似乎比她想像中的還要不具殺傷力許多，而且也沒什麼明顯的外傷留下；即便劇烈的痛感還是讓她不由得在趴在地上發出陣陣的哀號聲。

意識逐漸穩定之際，夏莉這也才注意到壓在她身上的並不是甚麼巨大的鳥禽，而是貨真價實，與她有著相同種族特徵的「人類」。

「喔哇，是個女孩子！這是什麼神奇的橋段嗎？而且竟然還穿著我從來沒有看過的服裝，也就是說，也就是說……」

對於天空一直懷抱憧憬的夏莉而言，面對現在不尋常的展開以及隨行的神祕白衣女子，腦袋裡就只浮現一種相當合理的解釋：

「我知道了！是魔法師小姐！」

第一章——第三穿越 (The Third Crossover)

1-1

當事情發生了就必須要去解決，如果自己無法解決的話就一定要懂得請求協助——這是夏莉一般在處理鍊金術相關問題時的基本精神。

「吶吶，魔法師小姐，能夠告訴我妳是不是來這裡執行什麼超級秘密任務嗎？可以的話能不能讓我也學習魔法呢？雖然我現在只略略懂一些鍊金術而已啦，但是我對魔法也很感興趣！所以可以的話，拜託請告訴我了！」

留有一頭鮮豔的橙色頭髮的女子，正借用著夏莉房間內的梳妝台來整理她的頭髮。

嘴裡咬著她慣用的髮帶，兩手則熟練地將一搓頭髮順到她的左側去。

這位女子即便面對夏莉形同機關槍般的發問，卻還沒開口回應任何的問題。

從她醒來並發覺自己躺在陌生人家的床鋪上後，就開始擺著一張看起來相當沉重的表情；只不過非常興奮的夏莉似乎並沒有注意到對方的心情似乎不是很好的樣子，只顧著拿著她做滿筆記的小冊子，跟在後頭問個不停。

一個不小心，夏莉不覺自己似乎跟得太近，便直接撞上了對方的背部。

不過她馬上就注意到並非自己黏得太緊，而是對方忽然停下了腳步。

這位女子在起床並整理好儀容之後的第一句話，就是先從經典的「這裡是哪裡」開始。

對夏莉來說，會這麼問的可能只有兩個：

第一，失憶；第二，迷路。

不過看她表情相當嚴肅而且還略帶敵意的樣子，或許後者的可能性會稍微高一些也說不定。

又或者還有第三種可能……？不過夏莉心裡沒有想到什麼其他可能的答案。

夏莉決定先不想太多，回應這個問題為最優先。

於是乎，夏莉便向她開始介紹起自己的家鄉，「史黛拉德」的環境。

橙髮女子即便聽到了多半她不感興趣的內容，但是有耐心的她並沒有掃對方的興，讓夏莉完成了她有備而來且簡潔有力的城鎮介紹。

根據夏莉的說法來看的話，這名女子可以推斷這裡似乎與她原定所需要前往的地方有著很明顯的出入，但是在無法與她同行的夥伴使用任何方法聯繫的情況之下，現在的狀況根本就是進退維谷。

「妳原本是想要去哪裡呢？」

被問上這個簡單的問題，卻讓女子一臉為難，變得相當斟酌說法的樣子。也許是因為她要去的的地方很難用言語形容，不然就是說出來可能會讓夏莉惹上天大麻煩的超級機密。

女子知道這個目的地，不是因為無法用話語表示，而是她相信不管是誰聽了都會覺得她腦袋肯定有問題。

雖然到了這個地方，她不禁也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腦袋有問題……

不管怎麼說，著眼於事故發生的方式，女子其實偏好認為，這個事故可能是場被安排好的事件。

為了進一步確認這個地方與她的目的地之間的關聯，這名女子決定換個方式來問問看附近的狀況。

首先，先從最基本的人事時地開始。

「妳說奇怪的人或事情？或者比較大規模的團體爭執？嗯……老實說我現在似乎只想得到一個而已耶。」

「真的嗎？是什麼呢？」

「就是魔法師小姐妳呀！喔，他們好像來了，我先去應門，妳等等先呀！」

雖然夏莉的回答不在她的預料之內，但最起碼可以藉此知道這附近應該沒有她擔憂的問題發生，不過竟然會陰錯陽差地掉到這裡來的話，那就表示誰也不能保證她所擔心的麻煩就一定不會發生。

「……靈子轉移的過程中發生故障，甚至導致目標偏移，如果不是像我所預想的一般，是從中有人搗亂的話，那就表示這個地方也是整個戰場的一部分，但是怎麼看，都不像『那種地方』該有的環境……咦？」

女子低聲自語，回過神來的時候，這才發現房間裡殊不知什麼時後已經擠了一堆人。

「喔？這就是夏莉妳說的那個從天上掉下來的魔法師小姐呀，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給人一種成熟的感覺耶！」

收到消息的勞，為了一睹傳聞中的魔法師的廬山真面目而特赴夏莉的家一趟；當然，他可不是閒著沒事做才跑來這裡湊熱鬧的。

作為鎮上的互助團體，「財協組合」的組長，這樣的事情想必是一定要好好的釐清來龍去脈，好給目睹到天降少女的鎮民們一個交代。要不然讓那幫人自個兒到處傳話，誰也不曉得到最後會傳成什麼妖魔鬼怪。

而在他一旁的小個兒，相形之下反應就來得相當平靜許多。

「比起年紀，這來路不明的傢伙更應該先好好調查清楚才行吧……」

銳利的眼神端詳著眼前這位身著純白色修身衣物的女子，而令她比較好奇的地方，則是她領口上所別的特殊符號造型別針。

兩個上下交疊的菱形的符號，對這位夏莉的友人來說，似乎有印象自己在哪裡看過。

「我說，妳不是什麼魔法師吧。」

直球般的問題讓夏莉也是嚇了一大跳，只因為她相當篤定這個天降少女的身份絕對與她所想的如出一轍。

「是的，我並不是，我想妳所說的魔法師，應該是能夠操縱自然力的術士之類的存在。」

不過，橙髮女孩的回應則徹底毀滅了夏莉對她的各種偏心的幻想。

一方面，自從夏莉開始和她提起各種有關於魔法師的特徵時，也讓她越發認為自己會毫無預警地掉落在這裡，恐怕並非單純的意外。

而從剛才的觀察到現在，即便自己的貼身護衛不在身邊，但這群人應該不至於會有什麼具體的危險性可言……技術上來說，應該是這樣。

於是乎，藉著機會，橙髮女孩決定先說明自己原先的行動計畫。

在場的勞組長，夏莉的朋友，以及夏莉本人，開始聆聽起這位神秘訪客的原先行動計畫。

而這個計畫的目的及其規模，完完全全凌駕於夏莉等人所能構想的程度之上，甚至是可以名正言順地冠上「偉大」兩字也絲毫都不顯得浮誇。

「……換句話說，穿越時空並拯救人類……這樣子？」

夏莉的女性朋友正詳盡辦法挑選出這個計畫中的關鍵字，不過由於這個計畫本身實在是牽扯到太多專業內容，因此也讓同為鍊金術士的她，並不是很有把握自己是否真的聽懂對方想表達的內容。

不過對方倒是很輕鬆地點了頭，並提出希望能夠借助夏莉等人能力的想法。

「但是，」夏莉在聽到了眼前的女性所做的事情究竟有多麼勁爆之後，眼神裡就只留下滿滿的敬意與羨慕，「我不太懂我們可以幫立花小姐妳做些什麼，米露卡和我都只是鍊金術士，總感覺與妳的領域有些落差的說。」

按照這位名作「立花」的女性意思，想要延續人類得以存活的未來，就必須排除在過去歷史的時間軸上，導致人類迎向滅亡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多半都會碰上必須訴諸武力才能獲得解決或改善的情形。

雖然為何在每次的行動中最後一定演變成只有武力才能解決，立花自己也不太清楚，不過以目前他們所經歷的紀錄來看，確實都有這樣的狀況。

「……我想我可以理解，既得利益者對於自身權益的保護行為是非常可怕的。」

不過，與夏莉一樣同為鍊金術士的米露卡，卻有著不一樣的見解：去過大城市留學的她，讓她除了得到了現代鍊金術的豐富知識以外，也目睹到了這個社會環境中，頂尖份子們醜陋而殘酷的明爭暗鬥。

相形之下，使用傳統鍊金術的夏莉，就像個村姑一樣，基本上沒見過米露卡所遭遇過的那些複雜費解的麻煩事兒；而她現在臉上的疑惑表情，恰好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不懂呀，為什麼遇到問題就要打架呢？勞大哥，你不也說遇到事情要講道理的嗎？」

「夏莉呀，我只能說衝突的情形有很多種，理由也很可能千奇百怪，但是我們會盡量用最少傷害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不過有時候啊，人也可能會為了最快達成目的而不擇手段，所以這真的也不是可以說得很準。」

事實上，勞也可以理解米露卡在說些什麼，甚至大致可以猜出立花多半都在面臨什麼程度以上的問題，只是說想要用簡單的三言兩語就讓夏莉聽得懂的話，恐怕在場眾人都無法做到。

話題回到立花想要請夏莉協助的部分：現在為了能夠找尋其他夥伴的下落，立花打算委託夏莉製作可以加速搜索她的夥伴的特殊裝置。

「這個裝置非常獨特，一般來說我都是在與總部有聯繫的情況之下來設置的，不過現在情況特殊，所以我想可以用種替代方案來進行。」

立花從裙子的口袋內掏出了數個有著掌心般大小，明顯尖角結構的七彩球體結晶，並示意要夏莉暫且收下。

「拿著吧，材料我已經準備好給妳了，待會兒我會寫給妳召喚陣的製作配方，妳就照做就可以了，放心不會很難的，我會盡量寫得淺顯易懂。」

「喔？立花小姐妳也會使用鍊金術？」

「其實不會，但是我曾經看過一些鍊成的書籍，所以我想如果用妳的方式來做的話，相信也能讓妳幫起忙來更加地得心應手吧？」

米露卡雖然很想警告立花不應該這般過份信任夏莉的手腕，但是著眼於自己的職野是在武器與防具上的緣故，因此對其他不熟識的領域，也只能暫時先不表達任何的意見。

回想起每次夏莉碰上狀況就跑來她的工作室請求協助的情形，米露卡知道這樣的例子已經數之不盡了。

不過面對這次聽起來極為棘手的案子，米露卡自己也已經沒什麼太多的信心可以像往常一樣幫忙夏莉。

在大家準備返回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時，米露卡忽而轉身，並向立花詢問了一件事情：

「妳說的人類的危機，在我們還沒有徹底了解一切之前，我可以把妳視為帶原者之一，對吧？」

「米露卡，妳這樣說會不會太過份了呀！……」

面對米露卡極其尖銳的話語，夏莉也真不知道該從何出來緩和現場的氣氛。

「沒有關係的，我可以明白妳的意思，在那之前，我也會好好地接受你們的調查的。」

完全沒有表現任何閃躲意圖的立花，則是非常直率地接受了對方的質疑。

這般率真的行徑，讓米露卡沒有再多做回應，只是回頭再次望了一眼這個看起來來頭不小的傢伙，隨後便離開夏莉的住所。

勞與米露卡在外頭相互確認一下現在需要進行的事項，而米露卡則額外告訴他立花頸間所配戴的別針的符號，她曾經在書上看過。

「看過？也就是說……」

「嗯，我會再回去好好研究一下的，就這樣。」

「唉等等呀，是不好的還是好的妳也至少讓我知道一下？」

米露卡其實對使用古代文明的語言所撰寫的書的內容並沒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她也無法妄下定論：

「總而言之，我希望夏莉不要先太過於親近立花小姐。」

一方面，剛上街買東西回來的夏莉母親湊巧看到米露卡在外頭。

「唉呀夏莉，你的朋友都要回去啦？」

「喔媽媽，對呀，她們都要回去了，她們等一下都還有事情。喔對了，介紹一下，這位是立花小姐，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

夏莉的母親注意到這個孩子似乎是沒見過的生面孔，因此特別上前與她寒暄幾句，甚至還請求立花能與她家的立花好好相處，而如果有什麼不懂的地方，都可以相互照應一下。

夏莉看見立花雖然很坦率地答應了，但她想或許事情沒那麼簡單也說不定。

這時，立花忽然走了過來，拍了兩下夏莉的肩膀：

「好了，可以準備上工了！」

1-2

綠意盎然的美麗森林裡，一陣毫無前兆的爆破聲響，瓦解了原本和諧靜謐的氣氛。

灰頭土臉的女性，嘴裡盡咳出的是黑煙。

冒煙的鍋子內所擺放的一切材料，也都因此付諸流水了。

「真是可惜，難得的豐碩戰果都付諸流水了。」

按平常的情況來說，這位頭戴有著金色羽翼裝飾的白色頭巾的女性，身旁一定會有個像是老師一樣的可靠夥伴從旁指導……但是現在卻只有個身材意外相當纖細的怪力女劍士跪坐在一旁而已。

少了她最重要的導師，操作起鍊金術來就是有種少了什麼的感覺；不過現在看來，豈止只是少了什麼感覺，幾乎是做什麼都會發生問題，沒一樣東西是可以如願完成的。

「真可惜，晚餐沒有著落了。」

端正地坐在這位鍊金術士身旁的劍士小姐，在看到小鍋子中屢屢升起的黑煙之際，便明白今天大概又只能採集森林裡產量最豐富的野果來暫時充飢了。

「蘇菲小姐，看來這方面的技巧似乎仍需再加以磨練才行。」

「……我知道啦，嘿嘿……唉……」試著擠出笑容的鍊金術士，蘇菲，似乎注意到自己的表情很僵硬，於是沒過幾秒後便馬宣告放棄。

兩個落魄的背影隨著逐漸下沉的夕陽愈顯更加的淒涼；無言以對的兩人，只是任由尷尬的空白填滿整個凝重的氣氛。

不過面對完全不熟悉的野生材料，蘇菲確實發覺自己過往的經驗竟在這片森林裏絲毫不起作用。

「又失敗了嗎……」

事實上，期待晚餐的不只劍士小姐一人而已。

頂著比自己的頭還大的紅色泡芙造型帽子的小女孩，掛著兩行淚痕，眼巴巴地看著原本還保有食材色彩的一切東西都在小鍋子裡成了黑壓壓的煤炭；基本上，什麼是什麼已經完全無法辨別了。

「受不了，這樣也敢說自己是老練的鍊金術士，羞羞臉。我真的已經吃膩了野果之類的東西，這已經是第三天了耶妳可知道，『第、三、天』耶，這數字不是玩笑呀！」

有著一對龍角，以及一條不斷晃來晃去的黑色尾巴的小女孩，她正坐在劍士小姐的旁邊，囂張的態度則讓蘇菲的心情跌落了谷底。

撥弄著自己鮮豔的粉紅色長髮，已經受夠坐以待斃的她，立刻起身在四周開始搜尋可以吃的東西。

在她們的腳下的小徑之外，盡是被茂密的高大樹林所佔據，但是儘管這裡的環境看似如此健康，卻在整個路途上都沒聽到任何蟲鳴鳥叫，相反的，襲擊她們的魔物倒是特別的多。

眼看這片樹林頂端的枝葉依舊濃密到可以阻擋陽光，這位龍女孩甚至開始懷疑，當初約定好要前去的港口究竟是否真的存在。

但是並非她愛抱怨，只因為她很清楚，要是沒有這個看起來有點不正經，而且到現在還在傻笑的鍊金術士所臨時出的餽主意，也不至於會讓問題變得這麼複雜。

龍女孩與她的紅帽同伴，原本都是能夠自在操練擅長武器，進行各式各樣的戰鬥的「從者」，不過在喝下了蘇菲號稱可以提升戰鬥力數倍以上的戰鬥藥劑後，卻讓她們失去了自己原有的戰鬥能力。

除此之外，應當正值青春年華的肉體，也因為副作用返還到了柔弱的幼童體格。

拖著這樣嬌小的身體，不要說分道揚鑣了，現在的她們除了只能乖乖跟隨著蘇菲與劍士小姐以外，根本哪裡都去不了。

不過，讓龍女孩很訝異的事情是，身上所穿著的衣裝竟然也會跟著等比例縮小。

「我曾經和主人看過有一部電影裡會有這種橋段，結果沒想到這種事情還真的會發生……該不會是因為是靈衣的關係吧？」

「不過請恕我直言，真的要不是蘇菲小姐妳堅持要製作戰鬥藥劑，這兩位『英靈』小姐也不會發生這樣的意外。」劍士小姐檢查她的等身大劍的同時，也點出了意外發生的主要原因。

「什麼？竟然連琳卡妳也這樣說，太過分了，我也只不過想幫點忙而已，真的不知道會有這麼大的副作用呀。」

但最起碼，從這次的結果可以知道，戰鬥藥劑能夠應用的對象僅限於人類，非人類的從英靈似乎則會產生諸如身體縮水等帶有負面效果的副作用……

「喂，妳還真把我們當白老鼠呀！」看到蘇菲一邊拿著筆記本記錄下結果，一邊低語的模樣，讓這個龍女孩簡直一刻都忍耐不下去。

「好了伊莉莎白，妳就冷靜一下吧，我相信蘇菲小姐只是出於好意……」

「不對，這絕對不是什麼好意，妳知道這叫什麼嗎？這叫做多管閒事，一開始，我只說，我想找主人的下落，我可沒說需要其他的協助啊！」

紅帽女孩本來想安撫伊莉莎白的情緒，結果沒想到反而讓自己成了集火的標靶。

失去了兩個幫手，讓穿越森林的過程變得更加緩慢，縱使路上所遇上的怪物對琳卡來說還不足以構成麻煩，但是如果多了兩個可以幫忙的人的話，或許今天就可以離開森林了也說不定。

「不過這些怪物會出現在這裡是正常的嗎？總覺得不太像棲息在這個地方的生物。」

伊莉莎白一面說著，一面撿起草地上怪物所遺落的斷片。

「妳怎麼看，瑪莉？」

紅帽女孩接過碎片，她猜想就是因為這些怪物的緣故讓森林顯得如此安靜。

「可憐的東西……不過，我注意到這些碎片的感覺，好像不太是生物的樣子。哎呦，為什麼要忽然打我呢？」

「笨哪，這不是廢話，而且這麼明顯的事情用看的就知道了吧？真是的，看來我會想問妳根本是個錯誤。」

「好了兩位，請過來協助準備今紮營吧。」

琳卡兩手提著笨重的囊袋，並簡單地講一下明天的行程。

「看到了嗎？按照地圖以及我們的腳程來判斷，明天中午以前應該就可以抵達港口，那邊可以找到我所認識的一位魔法師，我想依她的專長，可以為妳們兩位給予一些建議，順便請教該如何復原妳們原有的力量。」

「魔法師是吧，看來這個世界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有更多東西呢。」

即便伊莉莎白不曉得這個魔法師和她的主人所在的世界中的魔術師，是否為相當的存在；不過既然這個世界也有著能操作魔法的人的話，那麼至少可以確定，她們會被召喚來肯定為人為所致。

「換句話說，『那個』東西有可能在這裡也有一個。」

1-3

夏莉與立花在鍊金術用的大鍋前，而立花則正在告訴夏莉材料的投入順序。

不過讓一個完全對鍊金術沒有頭緒的人來指揮，對夏莉來說果然還是感覺相當的古怪。

尤其當立花到指示進入哲學層次時，夏莉就必須發揮想像力來猜測現在應該進行的動作。

「聖晶石是非常敏感而且珍貴的東西，因此忘了攪拌棒，讓材料發揮自己的特性吧。」

「呃，妳是說要我就這樣放著就好了嗎？」

「是的，就這樣放著就可以了，相信我。」

「可是妳明明說過自己沒有操作過鍊金術呀，嗚……這樣反而讓我更緊張了。」

立花看著大鍋內的聖晶石逐漸因為高溫而蒸散出七彩的迷幻色澤，一面示意要夏莉找個可以把鍋子蓋起來的東西讓它悶上一會兒。

夏莉在家裡進行鍊金術時可從來沒有用過鍋蓋之類的東西，現在臨時說要蓋子，也還真是讓她不曉得有什麼樣的東西可以充當蓋子來使用。

「哇喔，等等呀，這樣真的可以嗎？」即便夏莉覺得各種的不合適，感覺沒想這麼多的立花馬上就找上了堆放在角落邊的空儲物木箱來充當蓋子，遮擋住不斷逸散的七彩煙塵。

雖然整個過程中，立花只要按照她到指示就沒有問題，但是夏莉還是無法明白為何她可以這麼有自信地說出這樣的保證，再說，夏莉也很擔心那些木箱底部會不會留下什麼燒焦的痕跡之類的。

不過比起這些令人起疑的製作流程，夏莉其實還是有件事情想先和立花再次確認一次。

「那個可以召喚出所謂的『英靈』的召喚陣，真的能夠用鍊金術製成嗎？……呃，我只是問問而已啦，其實如果不能回答也沒關係啦。」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問了不該問的事情的夏莉，看著忽然俯首不語的立花，不覺開始緊張了起來。

「放心，」立花抬起頭來，並回以自信的笑容，「因為現在這個時間點，妳也只有成功一途可以選擇而已。」即便立花的口氣聽起來很平靜，但是夏莉卻感覺到滿滿的惡意正在透過她的字字句句侵蝕著自己搖搖欲墜的信心。

不過換個方式想，就像立花所說的一樣，如果她所提及會殃及全人類的災難正在步步侵滅整個世界，那麼現在似乎也只有放手一搏的份兒。

「呼，天哪，這麼『大』的工作可不在我的預料範圍之內呀……這要我不緊張都很難呀……」

喃喃自語的夏莉一面顧著似乎開始滾沸的鍋子，一面注意立花似乎正在整理自己身上的行囊的樣子。

一如立花所預料的，夏莉確實發覺到了她左手背上的紅色刺青。

「不過這不是普通的刺青，而是被稱之為『令咒』的東西。」立花停下手邊的事情，稍微向夏莉多介紹一些有關於她的任務，以及英靈轉變為從者後，其與御主之間的關係。

在立花的介紹中，夏莉進一步的知道了有關於她在每次任務之中必須要回收的關鍵物品，以及這個攜帶著強大力量的物品是如何造成人們紛紛拜倒於它的誘惑之下。

這樣號稱能夠實現持有者任何願望的特殊能量結晶體，有著一個非常顯眼且好認的特定造型。

「『聖杯』……？怎麼覺得這個稱呼有點諷刺的感覺。」

「怎麼說呢？」

「妳看嘛，就是完全使人暴露貪婪與慾望的東西卻被叫做聖杯……字面上就是神聖的容器的意思，但怎麼樣都覺得這個名字好像不這麼符合它的氣質的樣子。」

「喔，妳說『氣質』，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呢，呵呵。」

露出莞爾一笑的立花，對於夏莉的觀察力表達高度的讚賞，並試著點出了聖杯最初命名的典故。

不過在立花要開始講古之前，夏莉注意到不斷嘖嘖嘖叫的鍋子，似乎已經可以準備開蓋。

夏莉移開已經抖個不停的木箱，而就在移開的瞬間，大量猶如霓虹燈般耀眼奪目的煙塵立刻傾巢而出，搞得整個室內空間面目全非。

不斷咳嗽的夏莉試著想把遮擋視線的煙霧給揮走，卻只在大鍋底部找到了一個像是飛盤一樣，上頭還有像是迷宮圖樣刻痕的鐵塊。

「喔，看起來還可以用的樣子呢。」

夏莉將重量並不輕的鐵塊交給立花，看看她將如何使用這個簡易版的召喚陣。

夏莉平常所操作的鍊金術，就有如同現在的結果這般，能夠將材料透過質量重組的作用產出指定物品的能力。這般相當仰賴經驗，揉合創造力與想像力的技術，在現在人的眼裡會被稱之為「傳統鍊金術」。

「如果說這裡有辦法可以召喚出英靈，就顯示了聖杯肯定也在不遠之處；而如果要在多講一些，就是『戰場需要士兵』。」

相反地，只要召喚陣無法使用，那麼就表示這個世界暫時還不會有立即性的麻煩；不過也僅限於暫時而已。

「我是想說，雖然這個是我做出來的，但不打算考慮瑕疵品的可能嗎？」

「不用，因為這東西只有必須完美完成的選項而已。」

夏莉知道繼續操心下去根本也無濟於事；姑且先不想為了立花可以這麼篤定她的鍊金術能力，但是有一點至少可以看到的是，立花確實對夏莉寄予相當的期望。

「立花小姐，我想請問在妳們原本的世界裡面有鍊金術嗎？」

「有是有，但是在我們的世界裡，鍊金術已經成為了歷史課本上的老骨頭……啊，或許不該這麼說，這樣對她太失敬了……」立花的音調漸漸轉為如同自語般的音量，因此夏莉忍不住打斷她好知道自己有沒有漏掉什麼她應該知道的訊息。

「沒什麼，只是有些我們那邊的事情。總之，鍊金術，在我們那邊，不像妳們這樣已經發展成了一項與生活密不可分的應用技術。」

透過指頭，在立花看似有順序與特定步驟的筆畫之下，鐵塊表面的凹槽隨即被湛藍的光芒所淹沒；逐漸耀眼的光芒順著凹槽所勾勒出的形狀，在整個房間裏投影出了猶如星座圖一般的環境，而夏莉則為這不可思議的一幕感到非常興奮。

「果然只是簡易版的，看來能夠找來的幫手應該也很有限；還是別期望太高吧。」

立花其實想秀給夏莉看看正版的召喚陣究竟有多麼絢爛華麗，不過似乎現在的規模就已經讓夏莉看得目瞪口呆的樣子。

「真沒想到拿了聖晶石做材料，現在啟用還是得用這個東西……唉，算了，就當是緊急狀況吧，回去之後看看有沒有辦法再敲一筆。」

在立花投入口袋中殘存的石頭之後，牆面上的投影開始與鐵板之間產生了更為強烈的電流。交錯發射的電流相互匯聚，並在半空中扯開了一道不知道與何處連結的通道。

漆黑的裂口被滋滋作響的電流所環繞著，而夏莉只是傻傻地看著這一幕，並為自己所製造出來的東西感到無比的震懾。

如果夏莉的眼睛還能在炫光奪目的房間裏繼續堅持下去的話，那麼她可以確定自己看到有個發光的人影從裡頭飄了出來。

相較於夏莉的反應，眼睛連眨一下都沒有的立花，反而看起來神色泰若自然。

不過當第二個人影接連飄出來之後，立花的表情馬上就改變了：

「等等，我應該只有投入一次召喚所需要的量而已吧，怎麼會出現兩個……？」

兩道人影各自於向房間的兩端移動，並在光芒散去的瞬間，輕巧而順利地著陸。

兩個少女，各自穿著風格迥異的套裝，安靜地闔著眼睛，什麼話也沒有說。

立花正在仔細觀察這兩人的外觀，但是她只能認出其中年紀看似比較輕的一位，另外一個身著黑色大衣的女子，則不在她的記憶之中，或英靈的資料庫中。

現場莫名的安靜讓冷汗直流的夏莉備感壓力，使她不管想做什麼都覺得寸步難行。

兩方張眼的瞬間，這股沉默也瞬間被槍聲與爆炸聲響所震得支離破碎。

「笨蛋人偶！」

「問題兒童！」

能量團與子彈在空中彼此交錯，雖然雙方各自都閃過了攻擊，但是夏莉家裡頭的家具則非常不幸地成了猛烈砲火下的陪葬品。

到處找掩護的立花與夏莉也完全沒有招架之力，只能先撤出兩人的打鬥範圍之外。

由於這兩人似乎都在氣頭之上的緣故，讓立花不管大喊什麼她們連理都不理。

「妳不是說御主擁有領導與指揮從者的能力嗎？現在呢？」

立花心想，難不成一開始就要使用可以具備絕對服從效力的「令咒」嗎？但是這兩個傢伙幾乎可以說是剛被召喚出來就開始不知為了何等深仇大恨而大打出手，更何況，這兩個無名氏連報名號的動作都沒有，這讓立花也無法拿定主意自己現在到底算不算是她們的御主。

「拜託別想了，先用就對了……啊，她們出去了！」

現在所發生的情況，事實上早已經不在立花所能提供說明的範圍之內；她們只能跟著這兩位一路上因為戰鬥所留下的痕跡追出門外，並試著在情況進一步惡化以前想盡辦法阻止她們才行。

要不然，按照這兩個火力與火氣十足的女性的狀況來看，整個史黛拉德遲早都會被她們給掀過去。

1-4

「我說妳們可不可以不要玩了，現在可是很認真的！」

「哎呀，竟然戰鬥也幫不上忙，我就自己找樂子做也不行嗎？反正我一開始也沒打算要扯後腿的意思，再說……」

「好了好了，都說了是我的錯了，現在我們就是要找人幫妳們製作合適的返還藥劑，還有可以請妳不要欺負瑪莉，好嗎？」

伊莉莎白似乎還是很好奇為什麼身上的衣服會跟著縮水，因此她便找了瑪莉的靈衣來實驗看看。

不過在蘇菲的眼裡看起來，她根本不是在檢查，而是在破壞對方的衣服。

蘇菲將注意力放回手邊的地圖，並持續與琳卡討論接下來行動的方向。

「這張地圖的資訊似乎已經過時的樣子，部分我們在路上所經過的地區，在這張地圖上都沒有表示。」

這張過時的地圖，就是蘇菲起初決定穿越森林的唯一依據。

除了地理上的距離較短以外，選擇穿越森林根本就沒有其他的優勢可言。

這時，伊莉莎白忽然湊近瑪莉，盡可能壓低音量地和她提議脫隊的事情：

「……我已經受不了這個兩光鍊金術士了，她根本沒一做事情做對的，我們倒不如自己行動，搞不好還能比較快問到主人的行蹤呢。」

仍然想要相信蘇菲的瑪莉則覺得伊莉莎白似乎對蘇菲太過於苛刻，而且她認為在一個完全不熟悉的地方擅自行動，惹上危險的機會會更高。

「而且，琳卡小姐看起來很可靠的樣子，所以我決定要跟著她們……啊啊，不要拉那個，會破掉的！」

伊莉莎白知道瑪莉沒有聽懂她的言外之意。

「聽著，妳這個誰說什麼都好的溫室花朵，這不是她們到底可不可靠的問題，而是我們的行動目的明顯不一樣。在這個世界肯定也有那個杯子的存在，所以我們必須盡快與主人會合好決定之後的行動。」

「可是，我們這個樣子該怎麼自己去找呢？現在就算森林裏突然冒出一頭熊我們也打不過呀……」

「放心好了，」伊莉莎白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並拍著自己的胸脯保證，「只要妳願意和我來，我就告訴妳我的妙計！」

「好了，我們該上路了，還有伊莉莎白，不要再欺負瑪莉了。」蘇菲與琳卡已經討論好接著該怎麼行動會比較容易離開森林，而跟在後頭的伊莉莎白，也已經想好該怎麼做，才可以更快地找到主人。

她再次湊近瑪莉，並告訴她這會是最後一次她邀請她；如果她依舊想待在蘇菲身邊，她也不會阻止。就在瑪莉躊躇不定之際，逐漸佈滿烏雲的天空開始降下毛毛細雨。

1-5

夏莉等人在酒館裡看著菜單，一面試著詢問有關於方才打架的理由。

「她先弄壞我心愛的熊玩偶的。」金髮少女斜眼瞪著對方，眼神依舊充滿濃厚的敵意。

「真愛說笑，明就是妳先破壞了我們的彈藥庫的，這樣做也是在給妳警告，要是來真的，打穿的就不是那玩具的頭，而是妳的頭。」身著風衣的黑髮女子也不甘示弱，甚至每字每句聽起來都充滿了挑釁意圖。

夏莉趕緊壓住金髮少女的手並要她冷靜下來；要是在這個密閉空間隨意使用魔法的話，那麼夏莉恐怕就有的賠了。

一方面，同桌的立花的神色看起來就顯得相當自在許多，或許在她來看，這兩個人應該是不會再那般輕易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的樣子。

說到理由其實很簡單，因為這兩位少女之間的紛爭，就是立花自己所制止的。

1-6

時間回到半個小時前。

在子彈與能量團縱橫交錯的大街上，兩個失控的少女正為了其實並不怎麼嚴重的問題，上演著猶如軍隊交火般激烈的打鬥。

「竟敢在我們的地盤大肆破壞，看來妳的問題也真不小呢，問題兒童。」

「這簡直是太胡亂來了……笨蛋『人偶』，妳的罪行，必須用相當的代價來償還……！」

立花與夏莉一路從家裡追到了大街上，而這兩人之間的打鬥則越演越烈。

周遭的居民都被緊急疏散到財協組合中心去，聽見騷動的米露卡，則來到了現場。

看到又不知怎的多出了兩個陌生人，米露卡知道大概又是立花與夏莉惹出來的麻煩。

「事情我會等會兒解釋，米露卡，夏莉，現在我需要妳們掩護我接近她們。」

夏莉看著金髮少女釋放的能量團簡單地就把道路旁的矮牆夷為平地，她實在不知道立花到底打算怎麼應付這樣的情況。

「總而言之，我會是現在最有機會可以擺平她們倆的對象，所以請務必按照我的指示行動，拜託了！」

「真愛給人找麻煩……」米露卡嘴裡嘟囔著不滿，但是事態緊急，她也只能搬出自己的武器，並暫且聽從立花的指揮。

說到米露卡的武器，是一把能夠發揮如同軍用火箭炮一般威力的多用途兵器，前段的刺針以及垂掛在中段的燃料槽，正是這把武器最特別的地方。

這次，米露卡擔任先鋒，而夏莉則使用鍊金術製成的炸藥來引起對方的注意。

半空中引爆的炸藥隨即引起了金髮少女的分心，不過兩手各持一把手槍的女子卻靈巧的閃避了米露卡隨後接連而上的多次攻擊，並趁著空檔，一連往金髮少女身上開了數槍。

一道道殘存著煙硝味的彈孔，在金髮少女強韌的靈衣上留下了明顯的傷痕。已經再也受不了自己不斷處於劣勢的她，索性帶著數道自身後飛出的熾熱能量團，高速衝向對方。

一瞬間，兩人幾乎同調的快速反應也恰好地阻擋了雙方進一步的致命攻勢。

「……再動一步，下一槍就是在妳的腦門上開個大洞。」

「造成動亂的根源，還是一樣愛好暴力。」

劍拔弩張的氣氛之下，兩人的眼裡也全都只有注意對方的一舉一動，因此誰也沒有注意到旁邊還有個人準備強制終止這場打鬥。

這時間，只見立花毫無畏懼地走進兩人的交火區，並高高舉起她刺有紅色刺青的手。

手上的刺青在立花的高呼之下應聲產生耀眼的紅色光芒，並震懾住了兩人的動作。

在令咒顯著的效果之下，雙方就有如動作不流暢的牽線木偶一般，各自紛紛放下武器，兩手交疊在頭後，並乖乖地跪坐在地上。

「搞什麼……怎麼連我也會受影響！」立花看到風衣女子相當不情願地將槍丟棄在地上後，就隨即交給米露卡代為保管，並指示她在她們能夠學會和好之前，絕對不能還給她。

「好了，現在我們回到一開始的標準見面流程，既然妳們兩從今天開始都是我的從者，那麼最基本的禮數總不能忘記吧？」

「真的很抱歉……阿比蓋爾·威廉姆斯」

「妳呢？」

「……」

似乎力氣已經用盡的黑髮少女，她的頭低低地看著地面，並微微地喘著氣。

除了會呼吸聲，立花顯然沒有聽到任何像名字的字眼從她的口中跑出來。

「呼……這簡直莫名其妙，我不能接受……」

「抱歉，我還是沒聽到名字呀，這可不只是無聊的程序而已喔，所以拜託，配合一下。」

「……NZ75。」

立花挑起了一隻眉毛，一臉狐疑地盯著這個身上的風衣已經破破爛爛的女子看：

「再說一次？」

「妳耳聾了嗎？我說我的名字……」

聽到完全不像人名稱呼的立花，馬上伸出她的手指堵住對方的嘴；依她的經驗，召喚系統應該是出了故障，而導致這個她壓根不存在於資料庫的傢伙也跟著被召喚出來。

不過，如果按照這個自稱 NZ75 的女孩的解釋，衝突的爆發點是從阿比蓋爾闖入了她們的彈藥庫開始的。

阿比蓋爾連忙接著解釋，說她闖入彈藥庫是因為聽到了聲音在引導她過去。

「聲音？什麼樣的聲音呢？」

無法說明清楚的她，只能告訴立花那個聲音會讓她想起在成為英靈之前的事情，讓她知道一定有什麼在那裏等著她去解決。

阿比蓋爾兩手交疊在自己的胸脯前，閉上雙眼，猶如虔誠的禱告者般述說著這段奇怪的過程；立花看得出來，她是用直覺與純粹的感覺在講當下的情景。

「我明白這場動亂的動機，不，是理由，一個簡單的概念，我明白就在那裏……但是，有些障礙我必須排除。」

「說我是障礙，妳這種話根本就是在夢遊吧？難道妳所做的那些破壞妳也想這樣矇混過去嗎？還有幫助那些傢伙？妳這問題兒童究竟知不知道自己鑄下了甚麼大錯嗎？」

「呃……！妳說什麼，竟敢！……」

立花趕緊支開兩人，讓她們暫時先隔開一段安全的距離，免得又要上演街頭拳武行。

「總之，就在這傢伙害得我也被長官給誤會後，奇怪的裂縫就將我們倆帶往這個地方了。」

奇怪的裂縫。立花與夏莉互相透過眼神確認：應該指的就是召喚陣產生的效果。

就立花所知，召喚陣應該只會呼喚沒有被召喚到其他任何地方的英靈，並使其成為從者，接受御主的指揮。

但現在，不單是非英靈的對象被召喚了，這個聲稱聽到熟悉聲音引導行動的英靈，甚至已經存在於其他世界。

「最奇怪的是，妳們都會受到我的令咒的影響呢。」

讓人感到不解的問題忽然間隨著爭吵的結束又再次增加，不過對於御主這樣的存在第一次聽聞的夏莉等人而言，則又是件更加困難艱澀的問題了。

不過，米露卡在聽著立花所提出的疑惑時，卻顯得沒有那般不知所措。

「看來『事情』，正在發生的樣子。」

多虧了立花，米露卡大概知道要從哪兒開始翻閱她的古代書籍了。

